

巢

林

筆

談

巢林筆談卷三

崑山龔煒巢林著

將以繼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姻之典不綦重乎門楣求其稱婿婦惟其賢財帛抑末矣吳俗風氣日下男計奩資女索聘財甚有寫定草帖然後締姻者于是禮書竟同文券褻甚矣且一重利則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不亦羞族黨而壞禮節乎

上澣中澣下澣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也只應直省中人用之今人不解其義通作上中下旬用誤

英

章邱華熬工繪事每畫輒詠自題空塵詩畫人目  
爲華空塵

內兄王廓如竟卒于金陵之邸舍慘矣哀哉其初  
到時猶強步晤予予視其神色甚訝之謂曰君似  
負疾遠過不致勞乎答曰吾散悶耳因扶至樓上  
敘數語便氣喘固知其病已深矣而不料其如是  
速也廓如爲人厚重無貴介氣善士也

曩在金陵忽海虞王柳南來報云今秋領解是淮  
上周白民果爾則一榜生色予問何以先知曰人

言籍籍矣。已榜發。白民又落清真之不利場。壁白  
民豈不知之。但題目到手終不肯爲之。詭遇耳。是  
科太倉中式七人。却有幾名。允入國毡。則閎文者  
又不盡河漢也。辛酉榜後筆。

予有姑適徐氏者。待字最久。其在家時頗近風雅。  
嘗栽菊數本。列西齋。潔酒治殺觴。王父于花前。先  
君作詩記其事。焯和詩有花到晚榮。應更好句。先  
君謂語闕兩意。以俟後徵。不數年先君棄去。王父  
奄逝。姑亦不復留人間世矣。晚榮之徵。竟成虛語。  
每見菊花盛開。輒生悲感。

明時有官行人者過龍西溪覓謀曰吾欲註門籍  
幾日何如門籍者京朝官例書名簿置長安門有  
病則注明其下免朝參謂之註門籍西溪問故答  
曰近有楚差將避之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况尊公  
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避何爲者行人曰不然  
聞吏部將選科道承此差恐不得與避之則同官  
楊子山當行西溪曰然則聽子行人竟稱病註門  
籍吏部遽開選乍告病者不得出楊以應選擢天  
垣行人大悔恨此可爲詭避陰謀者戒

火居道士之稱今人不解火字義謂必土字之誤

嘗見鄭氏雜說載廣東僧人有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斷

葉宮式大父白泉父二泉並以詩文書法負時望宮式以聲色破家誰復知其能詩者予猶記其蓑衣詩云漢家物色荒江上把換羊裘便莫知又樵徑落葉云松風吹去擔頭輕思致甚曲而饒有清韻

王逸田出所藏書畫示予予固未能辨其真贋就其所稱右軍手蹟不覺啞然笑王書雖古本墨刻亦不易觀乃以牙籤玉軸裝潢華整遂嘖嘖自信

其真而亦知曇曠之鵝。當時已傳其贗耶。雖然受得百款。或冀一真。此却不碍風雅。

永明入緬輔臣馬吉翔等猶於中秋夜飲妃弟王維恭邸時有歌妓黎維新年且老矣吉翔強之爲梨園舞維新泣曰今何等時耶而猶作此醜態吉翔怒而鞭之永明之有吉翔猶福王之有士英二馬遜此妓遠矣

明弘治十一年顧文康大魁嘗夢人謂曰汝後崑山狀元姓陸至。本朝順治己亥徐公立齋榜姓始驗。

讀立齋公章疏自是顧文康以上人其爲殿撰時  
被召有句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  
長洲韓宗伯謂公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於此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從人醉爭道撒轎于路旁聞  
急燈滅倉皇誤舛旣成禮人衆辭去彼此不知也  
翌日兩家探信相視漠然乃大驚鳴縣縣尹以婚  
已成雖誤因之便杖責轎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  
奩資亦兩不相下云

或問予夢航與瓶菴行詣孰優予曰大舅氏高簡  
淡素杜門三十年念佛讀書外無餘事盡之上九



當之矣。二舅氏積學有行其一國之善士歟。又問  
二翁皆早謝青衿虔奉瞿曇悟道孰深。予曰各有  
其累。大舅氏欲障未除。晚年猶蓄一婢。然於世緣  
甚淡。根株易拔。二舅氏氣性太勝。氣勝則查滓日  
生。清虛日遠。曰瓶菴書經五大部。其功不更偉乎。  
予曰此福因耳。何關至道。

松江王氏其先某翁以訓蒙爲業。廉介有守。一外  
省學徒巡按江蘇。以多金酬師。翁不受。但囑其疏  
減浮賦。里人德之。有餽其生鵝者。固却不得留之。  
人疑翁有義癖。爭遺鵝池爲之。滿後人題其處曰

放鵝庄子孫世顯貴至于今不衰

燕太子丹遣荆軻受命不固辭皆大失計無論  
軻刺難成卽幸而殺秦王秦豈無復仇之舉見陵  
之患未見息也誠聽鞠武南連北構之說而用智  
深慮沉之田光敢死之荆軻疾仇之樊將軍與燕  
一切勇壯之士憤兵一戰事未可知計不出此而  
乃爲倖險之謀英豪屠盡身死國滅豈不惜哉  
葛孺初先生在吳郡飲一士夫家席間有女妓行  
酒每至前正襟危坐如對大賓不知其爲妓也史  
稱許散愁爲純儒先生殆過之

錫山有秦先生者嘗應試江寧舟遇將軍眷屬生短視溺于鷓首而不及避兵衆競毆之生拳捷落數人于水衆號主者主者皆叱去至生訴則曰君以書生能武壯哉本欲治軍罪飽君尊拳够矣本軍願進一言賓興大事也今日幸遇罷兵耳脫逢敵手格鬪致傷我卽重懲之無及矣後當慎諸生深感其言其後館一富商家有羣盜來劫盜知其家先生能先欲除之排館門入槍棍亂下時館中無器械生不得已左右捉胡牀抵之呼聲徹內外其徒素受武藝于生者聞變出救生已攫盜棍夾

攻之盜乃退明旦出視血流滿地器物塗粉而生  
但覺兩腕無力云

孟子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曰利之孟子稱仁  
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溫公謂子思孟子之言  
一也其對梁王與言之人異耳思意對梁王正宜  
如子思之言順導之

滕文公三代以後有數賢君與孟子投契甚深井  
田之法意在必行雖則許行陳相胡亂一番以文  
公之賢必不因此而阻其盛舉特以國勢岌岌無  
暇及此耳試觀間于齊楚三章孟子亦無從措手

只教其爲善死守存亡聽天而已處七雄之世弱  
小如滕雖有湯武亦末如之何矣

五霸論才則宋襄最庸論德則晉文最下功皆不  
及齊桓而私心獨喜楚莊溫潤而能納諫

何蔡音元英與張祖望綱友善人以張傲慢難近  
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傲慢非美德  
較便佞差勝耳身爲貴官能於便佞中喜傲慢其  
人却可喜

賊臣至秦檜士無賢不肖再沒個寬解他而邱瓊  
山誓說獨稱其有造宋功

歐陽率更貌寢似猴友人作詩戲之好事者遂妄  
作白猿傳斯不亦可笑之甚乎相傳王文恪之父  
漂海遇猩猩偶而生公後父得流航挈公以歸公  
貴爲作望母臺其說誕甚殆亦白猿之類歟

癸亥秋八月初二日爲繼外姑陸夫人五十設悅  
之辰孝廉君述裕預修綺綵燈屏之飾工糜數月  
至是盛供帳設宴樂爲夫人舞班進祝于時州大  
夫及縉紳士相繼稱觴歡宴連旬工歌不絕誠盛  
舉也且盡孝道也雖然物力維艱若稍從儉約未  
必非夫人意

與東庄王處士敘於靜寧軒子雅重之渠亦賞予  
于物外子贈以詩有云鄙懷怕薰灼結想在清真  
落落殊難合歛然見古人以古人目東庄非虛譽  
也東庄工畫爲司農公高弟

庚申三月予寄內詩云小樓連夜雨霏微寒食清  
明且過矣壬戌之春則有輕破羅浮夢緩歸陌上  
花之句皆以其久歸而未卽返也今屆中秋同在  
婁東時秋香盈座明月方高與諸內弟閒步空庭  
談諧歡暢復賦詩有云廣寒許我清輝共却被簾  
旌隔幾重邠邈謂予中年伉儷猶種情乃爾予曰

此而不用我情我烏乎用我情

予作花月詩酒吟效連珠回文體中有綠浮杯影  
月篩花句內常誦之謂不減亂點餘花吐碧衫雖  
不免刻畫唐突然亦具見其有雅致

太倉公之生母沈太夫人本農家女先是奉常先  
生夢一綠龍赭其爪蟠於庭柱覺而異之尋有輸  
租者挈一幼女至綠衣紅袖繞柱如龍狀先生感  
夢留意及笄而後納之遂生相國

李學憲在楚中於五月十三日祀關聖赫日蒸炎  
少頃陣起李對衆賓曰俄而風雲變色有一幕友



與主不決將辭去時亦在座倒接手板曰所以炎涼異態

况公百律爲主政時朝鼓做禮部將移文造鼓而難於措詞公奮筆曰繁網密釘晴雨同聲同曹科目出身者皆嘆服

今人治喪大書祇頌三拜及更衣等字愚以爲皆非禮也夫禮自卑尊人豈有示人更衣而拜且以槩之尊且貴者乎卽上香獻爵亦無自設唱贊之體

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曹

妙清硯也其名艷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江右李荆山秩滿歸省迂道數百里存我於荒墅  
何情之厚也

施凌雲以翠步潮生乳麓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  
櫻黃九烟夢讀採茶賦得此三句不知前人有是  
語否若憑空得此大奇

戾太子寃死漢武已是不明至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其時曾孫在內不卽開釋以覘其氣  
度而乃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  
殺之幸丙吉拒使得免不然不特戾太子無遺種

元平以後中興乏主漢祚不幾絕乎而世猶以英  
主目之哉

霍宣成定燕王上官之亂成於昭帝之英明昌邑  
之廢贊於田延年之勇決宣帝之立丙少卿有力  
焉然卒不捨其元功者以其能不自用耳其後霍  
顯弒后猶豫不忍發舉禹山雲大橫卒以滅宗其  
才識不如稗侯遠甚

遇事張皇則中無定主魏武臨陣意思安閒如不  
欲戰是絕大本領

杭守王公諱臨亨萬歷進士生三子長志堅登進

士仕至僉憲次志長志慶皆舉人世號一鳳三雛  
志長之孫編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  
司寇兄弟三人皆鼎甲五子俱登第皆我崑盛事  
也後以約花溪兩公繼沒王編修於廣座中嘆曰  
五子登科二顆已枯時五知在坐卽應曰一鳳三  
雛二雛已殂蓋編修已喪二子故云

我崑一姓而異派者莫多於朱張俗云七張八朱

又帶戴葉黃王果顧李不如一大葶薺徐譚語耳

於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無聞人嘉靖萬歷間  
間有科第亦不顯志稱儒家者有六其隸崑最舊

者也

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思鎖臺置離思碑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元末雲林金粟家並豐贍都以詩文書畫領袖風雅而萬三則羣指爲富人耳誰復知其能文者

鬼神可敬不可褻世俗則以褻爲敬焉往時見神廟有參謁迎送之儀以爲失事神之體今更有攝粟入簾之事矣設櫃收錢神廟舊規今更有昇神聯會者矣賽會祇有旗牌等官今更設中軍里中

有有興者整頓儀仗頂帶綵服先期公坐揚揚自得直是以神爲戲耳

方矯亭先生儒而闢佛者也托生之說肇於佛氏儒者不道然先生自言前世爲富家兒年可五六歲思之泣下又何說歟嘗見鄒元敬載考亭曾請業紫府真人真人謂其不誠拒之愚以考亭必不爾傳之者妄也然儒者與二氏正不必闢王敬美云陰用其實而揚詆其名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俱恥之

汪何遜文遇有佳者必力購之不問得名與未得

名也近來制義之宗斷推金壇然不免入者主之  
矣

有沈矮子者以星術供奉 內庭 賜官序班每  
承 命步不能趨常滾至 上前甚溜可謂工於  
用短

徐相國之喪有一友王姓者飭工爲楷何陳二翁  
治賓客時人戲撰一對云九姐側身登教匠事三翁  
成對沒階趨二翁皆行三九姐則王之綽號也

僧家曲徑通幽處正恐不獨花木深也愚意當盡  
壞之易以軒敞禪房爲我佛洗滌香界卽道觀亦

然

隴西有一雕刻玉人長三寸許枕甕酣臥肖畢更部也玉質瑩淨一瓊紅如寶石有人以千金購去又有一瑪瑙杯旁隱紅日酒注日落光溶溶如浴然名海天落照先夫人少時曾見一玉關帝赤面白身相傳爲柴氏之物王石園家有十二生少皆良玉雕琢中有一馬五色斑斕隨其形飾而雕之真異寶也先夫人有一玉器上下合樺如磨形或稱同心結徑圍三寸餘膩如浮筠決非漢以後物先君沒祇存空匣不知落何人手可勝嘆惜



先曾祖遺一投壺瓶下鑄玉山草堂字特珍之  
管子臥名利者寫生危言息其名利之心則無危  
生之累若竟云息名利者無生危便不見古趣矣  
淮南子欲宐之心忘於中則饑虎可尾欲宐言戀  
其軀也二字亦竒特

明神宗一日御講畢語江陵相昨日禁中花盛開  
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生母慈聖也居正曰仁聖  
太后處多時寂寞仁聖帝嫡母此爲引君當道  
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迄今惟外祖  
之後尙世守其業前年廳事幾壞貫一撤而治之

百餘年之故物復光而幼時嬉戲之地依然如昨  
可喜也後堂稍一因循遂不支雖然祖宗之業子  
孫守之不墜固可慶幸不得已而腐敗挫折猶愈  
於轉售他人增彼此之感也

周文襄撫吳吳民百世尸祝獨其與王振周旋士  
林病之然其間有不可不辯者如振宅新成公遣  
以剪絨毯一切地方事宜令毋掣肘公之籠絡小  
人理或有之至謂錢御史昕抄沒振家金觀音像  
背有孝孫周忱拜奉字樣無論必無是理卽有之  
其中豈無委折愚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爲鑄金

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偵知假官闈旨取去耳  
不然天下寶物何限而必遺以佛像且孝孫何稱  
而施之奸闖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阮亭不察  
遂謂其不惜名節卽有功業亦不足重過矣

周文襄公初至崑甫登岸怒杖一人廣文朱先生  
冕叱隸止杖白公請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已  
問冕何故對曰憲臺下車瞻觀所係因怒傷人恐  
累盛德公謝焉公與先生都無勢位在其意中故  
能陳納如此

尹直與羣僚審囚朝堂有殺妻擬大辟者直曰人

以無子娶妾遭妻悍歐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  
耶世之妬婦長氣矣此據一面之詞耳既稱其妻  
歐妾至死不於妾死時控告擅自殺妻於法無赦  
理若恐妬婦長氣獨不慮寵妾凌妻者之長智乎  
尹固劣相不足道一時翕然矜釋竟無有駁及此  
者何也

天子詔四子言志原在酬知春風沂水却是所問  
非所對而一片化機流溢不覺深契聖心喟然歎  
與點固高曠亦不得以事爲薄三子下節許三子  
是此章本義

樞侍中不必仕晉旣仕晉不可無蕩陰之節讀王褒傳如慙

歸元恭先生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註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註北平都督僉事又題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徐司寇公於鄉里甚謙下有一老諸生過其輿公短視未及下隨以名帖致意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而信義不可不講嘗見有向人稱貸者始未嘗不和顏異語及期而不索可以相安於無言或其人亦有所需稍一促則反面諱

語信義之謂何故有善諧者謂欲假貸當先圖一  
像來以俟他日對照又曰不諾則一怪諾則千怪  
可謂深識世情者矣然使其借也果用于正其逋  
也果綿于力信雖失於義不大傷如之何其没人  
膏血供已泥沙用也

昔瓶菴舅氏嘗作開河攤荒諸說指陳侃侃言卽  
不行亦使長吏知士林猶有公言今無其人

麓臺先生以函妙天下一時受業者多極意臨摹  
惟恐不似東莊於及門中稱高足公問汝意云何  
答曰正患其太似耳公拍案欣賞曰得之矣

楊文貞公士奇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識其名後崑令羅永年以事詣京謁公公詢及昉羅茫無以對公曰士人尙不知耶羅慙甚尋有詔舉經明行修上羅卽以屈應楊公之留意人才不待言卽羅亦可謂善補過者

澹歸禪師上孔定南書請葬瞿留守稼軒張監軍

別山

諱同做  
居正孫

其畧曰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

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歸道實同源其立言最爲得體宜定南之樂從也師俗

姓金名堡崇正庚辰進士永明王時任兵科杖戍  
後剃度爲僧

虞山與合肥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  
處亦同而柳妓與顧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專  
寵同其妖蠱亦同是夫是婦總不足當童夫人一  
笑

凡物之底深者皆可稱臀今人用之必笑考工記  
栗氏爲量其臀一寸言底深一寸也

曾王父至北莊偶見一繫蹄繩手洗之先妣問何  
用曰以縛豆棚可乎已而語人曰吾豈一繩之惜



哉新婦初做家使知天下無棄物耳北莊先君舊居

東坡月黑看湖光升菴更深看新月俱於人所不到處得妙境至以玉塔咏月以銀船咏新月亦非兩公不能創此新語

南翔有一富翁甚吝嘗患瘧或謂瘧有鬼盍飼之翁以二錢取辦蓋烟一酒一紙一云已轉劇人咎其慢鬼翁曰任取命去不更爲汝所賣矣有一內親詣翁談次作須烟狀翁悟曰近有烟賈償所負可供君翁入客從門間窺之所貯不下數十箱翁

憑高揣一箱解包撮少許旋縛如初以授客恰一筒耳既娶媳謂其婦曰吾與若辛苦久晨當厚奉有見其用簿者特添糕錢各一焉翁死子爲政不數月費萬金子死婦更豪奢每出必飾舟輿多侍從金珠綺縠之華甲于豪貴見者皆曰不有此翁焉有此媳

蔡林屋善易自號易洞嘗置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整衣冠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癡態中亦自饒韻趣

外王父莘伍公於徐司寇公爲從甥舅而外王母

又司寇從兒女也且連楹以居苟非吉凶大禮不  
數往時有一孝廉之父喜附貴人或詣孝廉不值  
父必曰在尙書第卒之孝廉亦不常在徐也

婦人稱夫曰良人本毛詩儀禮勝衽良席在東則  
又祇稱一良字古文省字如此

張桓侯禮服孟起義釋嚴顏俱是太有學問人作  
用其書法銘於刁斗文集傳於藝林風雅又如此  
此闕張之所以並稱也不然明經好學如解州肯  
與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驥曰橫矛寫一時勇  
態失却大賢本色矣

讀趙常山別傳始末皆具大臣器量目爲虎將屈哉

劉後主父昭烈而子北地武侯盡瘁於前姜伯約諸葛思遠効忠於後卒誤于陳祇黃皓譙周諸人爲面縛輿榷之事辱祖宗而負忠良猶覩然以安樂爲魏晉寓公其甚于叔寶之全無心肝者哉

譙周旣明數學胡不入山晦迹而與人家國亡國之罪浮于黃皓

甲子秋七月借內弟郗暹桓重赴省抵丹陽舍舟從陸與桓重行歌互答雜以鄰鄰之聲道旁有竊

笑者將近省城山色甚佳輒下車却行

酣臥秦淮寓中醒來日熒熒上牕矣郝選指牕謂  
予曰此日影也又湖光也映牕而搖曳也能以一  
句括之否予應聲云半牕秋日轉波紋桓重譽予  
層層俱到妙在一轉字

夜泊燕子磯聞隣舟有吟詩者酸腔聒耳桓重謂  
予當歌以亂之遂申喉發調予吹笛以和風濤鏘  
激不復聞隣舟吟哦聲矣

廿年制義拋却半生有用工夫三黜鄉闈落得九  
冊無名敗紙倪鴻寶先生云熊狼之罌柔繩何時

出力乎精氣消磨予亦不能復事帖括矣甲子冬  
日書落卷後

辛亥之夏王介亭先生過舍見予少時時藝亟賞  
之謂循此做去可冠秋闈及見近作喟然曰子名  
心熱矣何乃似丙午以後墨耶近來兩科頗憶先  
生之言稍規先正終亦無用然文章正的先生自  
不爽也

公孫述將帝蜀夢人語曰八子系十二爲期覺  
請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  
况十二乎二十一史中無貪作皇后如述妻者梁

朱溫妻張后見朱瑾妻被逼謂曰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有慄慄危懼之思才見明識

邑有一跛隸家甚裕嘗邀一鄉宦賞菊士林猶作詩諷之邇來胥勢益張宦族日貧屈節相往來者比比矣蓋始見則怪久習不異非獨其人恬之卽旁觀亦以爲固然矣方奉常云士大夫固不可以富貴驕其鄉里亦不得以名器混於市井市井且不可况胥隸乎

陰符經三百言唐荆川先生敘之力闢譚兵養生家言謂聖人垂世之文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五

賊之說千條萬貫畢具非大聖人判元黃於混沌  
正蒙否於乾坤隻字不能道蓋深信其爲軒轅書  
而若有心得者然予讀之不得其微奧復取湯臨  
川先生解讀之義卒不明天隨子詩云曾亦愛兩  
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代皆  
胚渾數語實獲我心

素書六編語語切要而詞旨較陰符亦易明了真  
聖賢經世之書也其稱太公兵法蓋黃石公逆知  
天下將亂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動其欣  
賞兵法不出於太公不足以堅其誦讀故假托以



授子房耳此書卽黃石所著無疑

友輩中虛而能受者無如王叔武叔武文極爲葛章表兄所賞固邑人士之表表者其課篇姪時每作文必下問予輒以己意增損不自知其有當否也已姪語予先生每見改本不厭數回讀予感其虛受不覺愧自內生益思自勵乃知虛之一字并能益人叔武亦我師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字註我之今日最惺如曾子少吾子四十六歲一貫之悟年未及壯積學至老想亦去聖不遠四五十無聞不

足畏只警策後生語不是到四五十便奮發也  
沒用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大失學者何可竟灰此  
念

白魚段在邑之西南距城不數里相傳張氏據吳  
時爲幸姬構園亭於此今蓮河浜卽其池也而前  
誌多不載何歟蓋兵火之後館宇烟沉村墟寥落  
二三野人莫有知文字者遂使佳麗之地湮沒不  
傳耳自葛慎節陳刑部墓於斯而陸翁承李完素  
復以文學交名流白魚段之名稍稍見於雜集顧  
白魚之義未詳按白魚狀似鯉出海中此何以稱

焉豈以僞吳嘗駐蹕附會白魚之瑞耶古有段谷  
段溪水鄉之稱段或以此抑亦有分段之義而形  
諸筆墨見之題咏則又稱白瀆或瀆溪以其水源  
大瀆浦而名之然於白義何取乎稱瀆溪者近是  
溪有七十二瀆最著者有鸛嘴鶴頸堯仁花瓶之  
名其水清冽頗有秀色東港爲石家堰西港爲陸  
家灣此溪之界也亦不知因何人得名予家舊居  
麗澤門有麗澤書屋毀於兵燹先曾祖西圃公始  
卜築於此見夫瘠田茅舍猶然二寥落村墟也爲  
之築圩岸濬支河願以服田力穡敦以孝友睦婣

於是地沃俗淳於諸村中稱仁里焉數十年來  
國家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安耕鑿而不擾忘帝  
力於何有村中氣色日新視昔日之卉木池臺僅  
誇美麗者不大相懸絕哉書之以補前誌之闕

巢林筆談卷四

崑山龔煒巢林著

乾隆十年 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  
與民休息 詔下之日萬方忭舞自 上嗣服以  
來大赦積逋再減浮賦歲收稍薄輒費 天庾水  
患偶乘動支 國帑天地猶有憾 皇仁茂以加  
矣我儕小人惟是祝豐年急公稅稍申媚茲之忱  
乃更沐非常溥溥之澤于望外蒼生何福以當之  
自惟草茅無以報效衢歌不足頌揚祇有清香一  
炷禱祝上蒼惟 皇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子世家載晏子沮封之語儒者滑稽不可軌法  
倨傲不可爲下崇喪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  
可爲國按語氣不似晏子試觀左傳所載及孟子  
所引其對君稱說引古今皆合體要何至詆儒若  
是或是戰國人僞撰太史公援據故實亦儘有此  
種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  
士士貴者老此仲長統昌言論中語也留心詮叙  
者當味此

妹倩李天柱進香元妙觀子亦附辨香登彌羅寶

閣禮拜畢臨牕四望憶王虹友先生詩云中天星  
斗懸牕戶下界乾坤小市朝傑句也天柱幼孤今  
年三十餘矣祈嗣甚切予以天柱爲人長厚妹亦  
好善天必有以報之無用傍徨也曾於其建醮時  
代作一疏中一聯云滂灑奉晨夕有缺慈親弄孫  
之歡俎豆祀春秋尙虛王父爲尸之願見者稱其  
誠懇

先君諸事謹慎於場事尤小心考具必親檢點猶  
恐有戲之者遺以片紙必搜括再三然後入去歲  
在金陵與友輩談及懷挾者爲述先人謹慎狀衆

頗笑之尋聞北闈以此獲罪者甚多須信過慎之  
非迂

宜興周啟嵩立五其始顴削頤遍面稿色蓋薄相  
也年踰三十猶困小試一夜偶宿南城外夢一雉  
冠絳衣者易其頭去其龐頤改舊觀又夢一白鬚  
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滌其臟腑而復納之祝  
曰清虛似鏡自是文思日進尋登第入詞林嘗見  
笠翁著柰何天有變形使者戲文耳世竟有符此  
者大奇

予先世多潛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爲神迄



今猶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數十位  
故世傳龔氏多神有邑子以細故與先曾祖西圃  
公爭論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負宦族詬公曰爾  
祖宗不過多幾個雕塑者耳公曰鄉先生沒而可  
祭于社以視當時則榮者何如

真義舊有銀杏樹蔭下可布數十席始祖遇仙公  
手植也公諱猗仕宋爲殿中侍御史以忤賊檜高  
隱道遇一異人授以枯枝曰枝生處定居行至真  
義植之枯枝果生乃銀杏也遂家焉世稱公爲遇  
仙公目其樹爲遇仙樹事載中吳紀聞

我宗自靜軒公理以名藩謚清惠世有廉吏如海  
峰公瑾之令閩清攬齋公承恩之判漢陽鳴梧公  
起鳳之令杞子孫皆貧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  
爲清視龔卿之語張元長先生曰此其爲龔氏之  
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謂廉吏安可爲也悲  
夫先生作崑山人物傳於我宗獨多皆極詠歎淫  
泆之致

姚夫人仲淑之婢名墨池蓋夫人善畫竹其宜于  
墨之淡者俾受筆而口退其墨故名

國有四民農工賈皆自食其力士則取給于三者

得食較逸然舌耕筆畦短褐不完往往視三者爲  
更苦

婁東某太學本富室子曰與諸貴馳聲鶩色家漸  
落鬱鬱不得志至自縊死或云遇崇予以崇者心  
之所名彼既不得于中切切自期一死鬼遂得以  
乘之豈真有所冤抑不釋耶假使其不爲習俗所  
染性或輕財而正用之則慷慨好施豈不亦婁東  
一偉士哉雖死生有數亦何至自戕其命予與某  
有親誼見其伉爽有情美質也皎皎素絲在所染  
之於此有深惜焉

漕政關國民米色不容不計而橫征在所必懲往  
時吏緣爲奸官分其橐正數外有加頭斛見時有  
浮面多寡視乎強弱勒捐在於篩撮糧憲以下名  
爲稽察實屬具文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數輩攻  
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賈禍自三韓尹公制兩江周  
知其弊大爲振飭一切需索浮撫之弊洗滌無餘  
十餘年來奉行不怠省民間之物力可勝數哉

淮南子親母爲其子治疔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  
愛之至也使出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  
一也所從觀者異也此與樓緩對趙王引公甫文

伯母同漢人文字猶近戰國

乙丑歲之臘月初八日葬考妣于溪南祖塋之穆位時值嚴冬天氣和暖操版築者便於赴功咸謂我考妣盛德所致嗚呼泉壤已封靈輒不返長依祖禰之體魄永絕不肖之晨昏痛哉痛哉既葬兄炳建祠堂于節母祠後望松楸其非遠庶靈爽之式憑

魏文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吳王又以紙寫一通與張子布高貴目裴秀爲儒林丈人王沉爲文籍先生事並風雅然身爲帝王而處極亂之世

尚拙書生習氣寧有遠模大畧

虞山王某以畫得盛名其始則婁東王奉常先生成之也先生故多藏畫有古畫一卷是其所最珍重者某居先生家久見之已游時貴金太傅門洩其畫金遺書借觀實欲取之也先生遲疑欲不與彼方怙侈與之則累世重寶一朝輕棄誼不忍心知某獻媚猶以舊門下必不深辨爲臨摹遺之金得畫大喜而某則辨其新舊筆蹟曰此烟翁臨本也金怒書以誚先生先生不憚者累月作詩遺索問後某至見詩大慙先生敘寒暄如舊

譚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詩書課其子而於榮進甚  
淡每於諸子下第輒置酒勞之曰此自有定分我  
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偶閱至此于心有戚戚焉少  
時試于學使者已得復失殊怏怏先妣和顏慰之  
曰學求在我者耳小挫乃尔介意耶正與魏語相  
類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觸斯感覺一時慰藉之  
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訓其可傳于後  
者何可勝道哉

周太翁安士作江南財賦考於民生有益其子植  
成進士人多歸美其父

北園在馬鞍之陰因山爲屏疏泉爲沼有卉木亭  
臺之勝無闕闔囂塵之擾 聖祖南巡常 駐蹕  
于斯 御書天光雲影顏其堂非獨東海隆遇蓋  
亦我邑盛事也予生晚不及覩 車駕巡遊之盛  
然自少至壯每至山間輒往遊焉園丁猶必索錢  
然後入後以登萊負帑入官卽時拆賣我邑故貧  
士大夫旣無力以售此園而官斯土者又乏柳州  
公之雅興園之不保夫又何尤尋有買其地以葬  
枯骨者改爲廣仁園予賦一律寄慨有諸君創此  
誠高義不記當年拜 至尊句四方士有問及北



園者實不忍置對

家貧出孝子諺語甚確然孝子而家貧其孝行必不能達于有司并不能聞于里黨子嘗留心博採而樂道其事者絕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飲而憐其子貧輒令減省其子陰益之不使父知父臨飲陶然亦遂不自覺其多少事雖微而充此卽可以言孝

太倉沈白溇先生與顓菴公少友善公登三事先生以老明經遊京師相與呼字如故近世無此風矣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帝目爲強項令  
絕大風力臨死布被覆身家惟大麥數斛其清又  
如此范史編入酷吏傳非是

樊英累辟賢良不就其對順帝岩岩不屈可入隱  
逸傳不當以方術目之

東漢宦者蔡倫可附文苑良賀可附名臣呂強可  
附忠義

境遇何常在於善處惟不逸于有餘乃可安于不  
足南翔二妹家夙稱富厚近頗艱難而子不甚憂  
者以妹當富厚時亦未嘗一日自暇逸也

三月二十八日俗稱岱誕各鄉之神朝于岱廟廟  
有數處石牌介崑山常熟間賽會尤盛屆期水陸  
畢集加以鼓柁游拳飛艎競渡玉簫金管蜚逸響  
于清波翠袖紅粧流采葩于漣漪洵貢俗之所不  
廢亦有輿者所樂觀也王父晚歲頗賴絲竹陶寫  
嘗於是日延客奏技傾動知音予時尙幼遊興正  
狂今當其時况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復幾

伯氏以圍棋冠邑中四方善奕者輒過訪有施生  
襄夏范生西平皆浙中年少與新安程蘭如鼎足  
莫有出其上者施與范嘗往來子家子不明奕理

而默觀其品襄夏端坐凝思落一子神致悠然范則撫掌稱足以是定二人之優劣

賈子云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名分嚴國法重焉而我邑之狼僕叛奴無憚日甚其故何也一在主之不振一在官之不明處尾大之勢而無欲以持之令卽不行于僕顧名而猶有慮焉一利其資則予取予求受其籠絡矣此冠之所以苴履也遇告主之案而按律以治之法先嚴于未審聞風而知所懼焉一居爲貨則抗訐抗辨惟所顛倒矣此履之所以加枕也嗟乎冠苴履義已蕩

然履加枕禍可勝道哉

顧亭林先生嘗言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宜廣集宋元說經諸書無論當否悉貯之先生無書不讀而識力又高宜其爲此說也愚以經衰于闕略亦未始不晦于太廣若無論當否悉貯之正恐識力不定者易誤

先君分校江右得張君文杜卷薦之主司及閱二場卷失一判業已甄拔主司不忍棄置遂錄之夫一字錯誤外簾猶必帖出累累數行閱幾人而不及檢場中洵有神乎張登進士任蒙陰令

外舅王律菴先生歌鹿鳴時祈夢于呂祖廟引入一庫中按置封識皆州縣名詳之者俱謂他日必任藩憲後宰豐城以委盤庫卒于南昌邸舍

或問予詩如何可作予曰不知也姑就鄙見論詩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而蔽以一言曰真寫得三字真卽村歌亦成絕調不觀古來謠諺有載之史傳垂之後世者乎然則學可廢乎曰否真是詩之根非學無以殖之須於吟誦時得其真氣味然後下筆時可以發我真性情何謂真氣味神在句外何謂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淺神竭韵粘字呆

都不是真氣味熱中人作高尚富貴性談場匪僞  
君子講節義都不是真性情知此始可與言詩

部人有收取婦女塗飾賣人作婢妾者謂之瘦馬  
家蓋以嬌養得名居間謂之白螞蟻言其無縫不  
褻也此輩相爲表裏于是買妾者輒往揀擇中意  
則昂其價否則竊以零星謂之看錢遂有浮浪者  
但辦看錢故作揀擇以恣調趣而瘦馬家往往驅  
使螞蟻百端誑騙呈樣者以醜易美隱年者指婦  
作女甚有鼓樂送至舟中喜嬪詭言新人害羞且  
莫相接而又以遺忘箱籠爲辭登岸脫去受誑者

方施施自得揭巾諦視乃一冠帶泥神迴顧從人多散急往其家理論鄰舍皆云昨宵暫賃不知所往欲鳴官又無指名吞聲忍氣而已刁俗幻變如此

予於聲歌無所諳獨喜笛音寥亮每當抑鬱無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聲淚與俱垂審音者知其爲恨人矣今夜風和月瑩闌干靜倚意亦甚適爲次古詩一二首皆和平之詞而其聲仍不免于嗚咽何也

歌詩譜從琴中度出寶臣叔得之陶顯若陶受音



律于徐湘州吳中清客莫及也

或謂婦道尚柔剛則必凶愚以爲不然剛有善惡惡則爲猛爲隘婦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誠是也善則爲義爲斷節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盡善也或慈順之不足而流爲暗昧入於陰邪其害更甚卽如易之歸妹六三與上六不得與于初二四九之吉而謂婦道之專尚夫柔哉

西田離州城不數里王奉常公別業也大觀雖遜東園而位置幽雅兼遠眺垂綸之勝壬子大風半就傾圮近聞川東公頗事修葺勝地可保亦幸事

也

壬寅七月以府試入郡偶至滄浪茶肆其賣茶者  
年可五旬有文氣爲具述黃生員割勢一案脫口  
如瀉水心異之叩其鄰云來未幾日亦不知何處  
人朱業師謂此必訟師潛跡者郡城具五民肆市  
寺觀中定多可疑人

高貴鄉公幸太學講論諸經甚晰獨於垂衣裳一  
段問對俱失上古制作原不成一聖人之手大抵  
先其所急漸臻大備乃以衣裳有無疑黃帝與羲  
農化殊迂矣而博士淳于峻對以三皇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用足黃帝時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通時變衣裳之作豈係乎人獸之多寡支離不更甚乎又當時司馬權重上下之分蕩然急宜講者莫如春秋諸經皆講而獨不及此何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王湛有隱德兄子濟常輕之一日見湛剖析易理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噫以濟之雋爽猶且久而後悔而況其他

宋儒以南軒先生之故而進魏公子名賢不知攻

李忠定殺曲端引檜賊者誰之咎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

王邠選桓重率其姪芝庭將往西山便道過予且  
曰吾次姊櫬歸權厝山足金君羈宦京師甥幼未  
勝扶櫬莫有爲之主者義不敢勞吾子子曰不然  
爲媿也唁君卽主矣遂附舟夕發三五佳月斜侵  
半鎗吳歛與譙鼓相間欲寐不成劇談徹曉晚過  
靈巖霜林夕照紅黃滿山偶一命屐不覺步屨廊  
登琴臺矣俄而烟光收黛仄徑窘步遂扶攜而下  
明旦至費家河村舍則孺人殯在焉蓋停而未殯

也歸而述之於內垂涕不止因代作挽歌一律以敘其悲傷之意

婁東曹季篋秀羸能文與予交甚歡嘗謂予君不  
黎照史事誰屬予曰君終子衿語寧有大史館容  
得如許輩季篋曰此非予之私君也先王父嘗言  
之矣蓋季篋之祖鴻儀先生耄而好古季篋曾以  
拙作塵覽先生惠予佳章極爲引重意是臨文獎  
借耳不謂其平日所論如是我何長被斯譽也益  
愧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予也一呼使天下後世爲人子者惻然蹙然心骨俱碎

吳中時醫某始以痘科得名漸及大方名益噪負技而驕不多與金錢雖當道或不赴時亦以此受辱服其藥者輒見殺而名不少損蓋小效歸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輕心躁氣不惜以身命嘗者踵相接也既死闕傳其墮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買養之豈以其奚落窮民妄投藥劑致有斯報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羣聚而詆之一如其羣聚而奉之也

予幼時嘗夢與人搏狂叫不止已而聲氣漸微喘若扼吭吾母連呼乃惺惺而格格者累日此亦日間頑放所致嘗登馬鞍山苔徑甚滑爲衆所擠失跌且數丈下有大石觸之立碎忽覺空中驅向樹間乃止又性粗食易哽噎比長稍加慎遂鮮諸患權載之曰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斃信哉

爲至人作文不具絕頂識力寫不出真面目真精神予讀錢鶴灘先生義勇武安王廟碑不勝躍喜其言操之賊有白之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

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損及權賊  
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  
之公議然操尙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  
支操不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  
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此義閱千百年無人能發一  
朝揭出自是絕頂識力不愧爲至人作文

吳人稱父爲阿伯是爸字之誤又稱母爲阿媵本  
音寐訛如埋人子曰稱其父母而竟不知爲何字  
耶司馬溫公書儀云古者稱父爲阿郎母爲娘子  
今則稱子與婦矣



曾王父晚歲建大悲閣于書屋之左平旦卽起盥  
漱禮大士誦金剛經及佛號日以爲常閣亦有勝  
致憑檻臨流啟窻見山亘以梅竹蓉桂芳香四襲  
旁有斗室曰洗心外有小軒曰息廬茶竈畢具真  
跣趺勝地也復營壽藏于溪南構別墅數楹暇則  
扶杖徘徊有司空表聖之風諺云人要日日死得  
此境甚難或以家累未了爲戀公則七十而傳矣  
或以子孫不振爲憂公則有孫發科矣時先君已  
登賢書  
或以後事未備爲慮公則松楸鬱然矣或以萬業  
隨身爲懼公則勤苦于前焚修于後矣及耄而終

步林金言 卷一  
盡除障礙非福德兼備者不及此

先安節於方伯公行次甚尊其與方伯書稱賢親相公彥文足下稱賢親服屬稍遠也稱相公尊其位也顧文康嘗受業于嫡姪臨文稱老姪先生蓋亦不以親故貶尊也

金壇周名詩妻徐夫人教其子有云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真名語也徐兩子一上虞令銓一庶常鍾鍾負異才有賢母而不能遵其訓至身名俱喪惜哉聞名詩先已入鄉賢以鍾故黜之死而有知何以面父于泉下

橋李王星元世習傳神總角一別更二十餘年矣  
今夏惠顧爲予作採藥圖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圖  
成栩栩欲活不知畫是我我是畫也

有一生沒其宗女之財女故出家早沒者其人感  
腹疾常蠕蠕動焉一日腹中忽作語曰爾負我財  
不急爲好事不汝貸也語畢痛甚因私祝曰苟捨  
我唯命居久之其人怠忘痛如初憶前語爲舉一  
葬埋公事

積財已非達者而埋金更屬大愚以有用之財廢  
置無用雖擁厚貲不免守虜之譏以至公之物據

爲至私卽貽後人亦啟偏頗之釁匪直此也財猶  
泉也流則其性違性不祥故有埋積日久爲怪爲  
祟者或又云埋金變水或成白漿又往時里中發  
窖者見新遺牛糞氣息蒸然可異然則爲富者計  
孰若好施與建不朽廉取薄享陰培子孫之福於  
無盡哉

肩輿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鄉  
位望旣尊固當崇以體統不謂僭濫之極至優伶  
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

常暹 帝鄉之懷欲往而中止者數矣去冬氣冲

病發新年轉劇默坐四十餘日乃瘳會內弟朱麟  
桓重來結伴遂欣然允之舟中談諧甚暢未見所  
苦抵濟寧舍舟從陸氣益蒸炎弱不受穢至東平  
漸漸眩暈見食欲嘔矣宋麟假道臨清臨別黯然  
將踰梁山病發車中自度前途尙遠不堪顛頓幸  
桓重古誼伴送予歸一月之間兩渡江河生死遷  
變不惟自累并以累桓嗟乎何遇之窮也旣歸取  
前歷試諸艱綴阮途誌歷二卷題詞其後自此絕  
意名場矣

古人每於幼時得句占識癸巳之春子年十歲塾

師王崑發先生以燕語微風日命對子對以鶯啼  
細雨春句師極賞其工爾時亦不自知其何況也  
及今思之不爲晴晴之鶯而爲啼雨之鶯境遇迥  
遠之兆歟

三叔母朱孺人圭璧其躬冰霜其操竟不及享子  
奉待 天旌抱鬱以沒嗚呼悲夫母待字方笄作  
配于繼十年伉儷病裡生涯

叔犯虛症  
事病極苦

九載衰麻

喪中度日

舅姑及夫  
身歷三喪

代鞠盡寸心之瘁撫躬無塊

肉之遺可謂生人之至艱未亡之極痛者矣而負  
托者又外若任勞陰圖中飽量支菲給反受皺顏

既處境之難堪復逢人之不諒母安得不病病安  
得不死哉雖然母自少知佛彌留之際猶強起櫛  
沐辭父母諄諄以念佛爲囑大限方來真如不昧  
業債脫淨邦超矣於世乎何戀於人乎何尤

李空同先生作雙忠祠碑文言周之亡也稽首奉  
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  
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縱橫行縱橫行則亂賊肆  
亂賊肆則貞純匿故蘇洵者縱橫者也其言曰比  
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鷓雀  
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忠臣

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其論足以扶教維  
風其文足以砥庸鍼俗卓識大力一空當世作者  
雙忠祠祀龍逢比干

馬鞍山舊歸顧氏按之邑乘雖無明文然幾百年  
相沿人無異詞其爲顧氏世業無疑也近有修怨  
于顧者聳二三人士具呈上憲謂其占據通糧戕  
賊取利上憲信之斷歸公管刊石著令予於此有  
盛衰之感焉文康之後子孫世宦山亦藉以培植  
邑人士惟恐此山之不歸顧氏及其衰也斬鑿弗  
禁不肖者或因以取利遂使仇家得以藉口奪如



反掌假使顧氏有一二有力者保護此山清其積  
逋彼雖智亦何所施其技哉既予以可乘之隙而  
又以赤手空囊與富而多謀者抗訟不敗何待  
楊誠齋不爲韓侂胄撰南園記甘受擯斥士論高  
之陸放翁爲韓撰閔古泉記世多譏貶愚以楊公  
誠高卽放翁閔古泉之作亦不過登覽文字無關  
重輕也

韓侂胄忠獻後人嚮權任奸洵屬不肖然其封鄂  
王奪檜爵頗有善舉卽伐金之役猶是春秋大復  
仇之義未可盡非也特誤用程松致辱國喪師耳

函首送金雖其自取然宋亦大傷國體

世傳蘇叔黨爲梁師成妻服總麻朱侍郎浚白賈似道書萬拜二公皆執節名臣何至屈辱如此多聞闕疑正在此種

今夕是中秋節矣病侵強歲閒過清時功名之士所爲短氣不佞緣以藏拙亦自不惡但簷溜冷冷月光隱翳絕無佳景一生不知幾度此節似此便可扣除

賭博之風莫甚于今日間巷小人無論已衣冠之族以之破產失業其甚至于喪身者指不勝屈近

有諸生犯賭一案教官坐贓落職以下褫革擬罪者數人似亦可以少懲矣而沉溺游場者卒無悔心愚謂犖蟲尙可通以意氣人爲物靈冥頑一至此耶且盜賊飢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歟數年前隴西有僕馬遵者身受賭害抽刀斷一指自誓于時觀者失色盡謂其能痛改矣乃左創未愈而右執葉子如初

鹿城素稱名邦科第較勝於他邑近甚不振然猶稍稍繼續今閱賢書南北寂然徐北海先生謂馬鞍之有塔如文人之有筆筆頭落矣其何以濟有

吳本堂言 卷四  
輕薄者謂塔去頂如葉子中六須子蓋隱諷賭風之盛而文士失職也

一朝之忿逞于一擊固取禍之階然有不平事情亦難禁我吳有兩大快事陸冢宰完爲諸生時設方士王臣五人擊奄黨王臣怙寵肆虐拘係諸生抄錄方書完約同袍競擊之幸撫軍王公恕奏列臣罪完等得免五人竟死于毛撫之手快事中又生不平恨不起一鷺而鞭其屍也

邑有一女子旣受聘矣以夫家係人奴誓不嫁將娶之夕截髮投尼菴夫家旣失婚費力詘于再娶

夫之父遂以憤死今年秋夢女而嚇之曰我將厲  
汝女驚覺猶意夢爲尔耳不足異也是日向午果  
有大蛇蓋其股女負痛狂走蛇亦昂首尾之若待  
其斃然一尼以耙斫其頭頭落猶蜿蜿不止火之  
亦不萎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我不知其出家果  
不過恥爲人奴否何其舅之痛恨若斯也豈前世  
已有夙愆又加以今生之負聘遂固結而不解歟  
七月十四日晚颶風大作庭樹怒號牕戶如裂夜  
更數起崑治障牆百餘年來從未傾圮至是塌盡  
沿海漂沒甚于壬子當事大開倉寶船粟往哺而

民情刁惡反傲天災凌官長鎮洋冷侯幾被侵崇  
川亦屢闕及撫憲至乃止疏聞上爲惻然以崇  
川被災最悉蠲其賦餘命相國高公同督撫兩臺  
以災之輕重議蠲勿拘常格于是災黎並沐更生  
之德矣

遠族有僑居茜涇者云水大至老幼互絙同乘一  
富者之屋三日不得舉火被災前無夜不聞哀號  
遷徙之聲此其兆也

劉河有一人乘茅屋吹至海中見一大艘燈光熒  
熒中有一袍帶者儼坐如大官作檢簿狀顧此人

不在數中急放回其人如醉夢順流得達墮曲

一聞賈橐千金生理盡散于災民豪舉也

成都守王恕齋先生以心疾没于智井前後喪四子兩孫何遭厄之酷也予爲太原壻得接諸先生風旨中丞公長厚和平獲壽考發子孫天之報之者未艾也成都或不及中丞之度量然聞其任刑曹守成都始終以謹廉自持居鄉不與戶外教子孫以退讓不可謂非賢大夫矣食報如此令人不解意者天道忽近而貴遠歟令似景沂亦誠實諸孫多秀發其必有以光大其烈焉

婁民有冤鬼臨身者家人許以經懺超薦病人作  
鬼語曰必得成都王太守誦玉皇經乃解其家以  
鬼語謁請恕齋爲誦之果驗恕齋素奉道其經力  
足以解人之冤而不能自度其厄何也

傳聞虞山出虎吏兵持弓矢逐之不獲崑人相驚  
以虎至愚以劉昆守弘農虎皆負子渡河今卽未  
能驅之或未必招之使來有謂我崑從無虎患者  
則否弘治己未有姚某渡吳淞江遇虎以虎足陷  
淖幸免正德丁卯農人胡山死于虎嘉靖戊戌虎  
復至足跡遍三四里卽吳淞一處虎凡三見事詳



方奉常集

天下無不愛其子之父，賤之頑亦緣後妻少子之惑，不然父卽不慈，必無忍死其子之理。忤逆之罪，何罪乎而敢輕告之哉？世之斷斯獄者，先究其寵妾後妻之有無，而真情自立見矣。

時湖北鍾祥縣有高氏告逆事

此故書

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蟲猛獸，尤不解生人而更有甚于毒蟲猛獸。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腦墮，人胎斷人肢體，慘毒非常。前自嘉興發覺鄰郡始嚴緝，尋亦怠弛。如我吳殺孩一案，承審官以首犯

吳木堂詩  
卷四  
三  
已斃遂欲寬其餘黨幸蒙大部神明屢次嚴駁臺  
中亦章論其事 上卽命御史覆審終不能窮究  
根株不知何時得刈盡此類也聞浙中有大紳利  
其合藥之資陰爲護持或未必然果爾則又與于  
拐子之甚者矣

方移周正又旅嘉平青帝侵權花先春發元真失  
御水不冬凝風自南來輒掩在葵之曜雲行西去  
并收離畢之光雨滴愁腸燈昏永夜心懷萬端而  
不寐勉事丹鉛病渝一歲而未瘳怕沾藥石當寒  
而暖烟出喉吻應歛而舒酥其骨節幸有真師之

妙偈教我安閒

真歇禪師偈云老僧自有安得已

祖之神通惺予大夢

安閒法百苦交煎總不妨

巢林筆談卷四終